

宋訓令等著

階級の硬骨頭

東北書店印行

頭骨硬的級階

— 們雄英的勢攻季冬給獻 —

行印店書北東

階級的硬骨頭 1948.11.初版

作者 白 平 訓 令 等
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發行者
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廠

總店 哈爾濱道裏地段街五十一號
分店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赤塔 烏河口 通化
佳木斯 安東 錦州 北安 白城子 熱河

計，1—10000。

前 言

冬季攻勢中，在東北的各個戰場上，出現了不少的英雄事蹟。如果都能搜集起來，是『何止萬千』，多得很！

這本小冊子，僅是從東北日報、遼東日報和自衛報上選擇的幾篇。它不是小說，也不是文學作品，只不過是實事的報導。讀者可以當故事看，看了以後，也許會得到一點東西——人民軍隊為什麼能打勝仗；軍隊為什麼會越打越多；軍民關係、官兵關係，為什麼會這樣好；戰士們為什麼會如此的英勇不怕犧牲——這就因為他們是階級的硬骨頭，人民的戰士。

這些英雄事蹟，都是平常人做成的。這些平常人，就是在毛澤東的旗幟下的許許多多的士兵、政專員、救護員和担架隊員。

在這裏，我們僅向『何止萬千』的英雄們致敬禮！我們僅向很多被編遺的英雄們致歉意！我們僅把這本小冊子獻給所有的英雄們，並祝英雄們的健康和將要到來的更大的勝利。

編者

目次

前言

追！猛追！狠追！

新射手

砲轟彰武

忘我

『我就不信打不下你個師部！』

紅旗台阻擊戰

李國海的思想

除夕之捷

通訊員當了指揮員

前綫担架隊的故事

重機第五班

勇猛機智連續衝擊的二排

(一)

(四)

(七)

(九)

(一一)

(一三)

(一五)

(一八)

(二一)

(二二)

(二五)

(二七)

- 突入敵人心臟的郭立生班……………(二九)
- 硬骨頭……………(三一)
- 嚮導隊……………(三四)
- 砲火下接綫……………(三六)
- 機警捉俘虜……………(三八)
- 猛攻娘娘廟山……………(四〇)
- 鋼刀斬破鐵……………(四二)
- 戰場送飯……………(四四)
- 王福祿和二班……………(四七)
- 砲擊鐵遼陽……………(五〇)
- 第一名爬城英雄范垂禮……………(五三)
- 英雄旗幟飄揚在遼陽城頭……………(五五)
- 遼陽戰鬥一角……………(五六)
- 張營長負傷以後……………(五八)
- 智勇雙全的張林川……………(六〇)
- 砲火中搶救傷員……………(六二)
- 砍斷鐵絲網的三勇士……………(六三)

- 連奪三山的六班……………(六五)
- 抓一大幫……………(六七)
- 突然在敵人面前怒吼……………(六八)
- 北山集團壩堡的毀滅……………(七〇)
- 砲轟敵人師部……………(七三)
- 繳槍……………(七五)
- 我來拉你……………(七八)
- 親兄弟……………(八〇)
- 機槍班長打突擊……………(八四)
- 勇敢不是莽撞……………(八六)
- 連續五次爆炸的英雄施萬金……………(八九)
- 共產黨員的本色……………(九二)
- 一枚勇敢獎章……………(九五)

追！猛追！狠追！

木愚

一個整夜的行軍，天亮部隊剛到了柏家溝一帶，預備進房子休息片刻，戰士們靠在牆邊打盹，眨眨眼皮。

師的命令來了，法庫敵人出水了，馬上追擊。這命令像喜報似的飛快的傳到每個戰士的耳朵裏，大家的疲倦早已消失在九霄雲外了，緊緊行裝，脫掉槍衣，不知從那裏來的那麼肢勁兒，個個如小老虎一般，順着電道，一溜烟向西北幹下去。

掩護敵人突圍的飛機，一架兩架……又是扔炸彈，又是低空掃射，戰士們又有誰去理會它？思想裏只湧現着一個堅強信念：『現在該是猛追的時機了。』

五四七部一大隊，一口氣攆了四十餘里，終於，在紅石槽攆上了一股敵人，一個猛撲把二百多個敵人衝了個稀里嘩啦，幾十分鐘的工夫，捉了二百多個，繳了六門小砲，還有許多許多的槍，子彈，驢馬……連統計搜尋的時間都沒有，又沿着逃竄敵人的腳跡跟踪追擊了。

融化的雪水，泥濘的大道，漫山遍野的響窩，戰士們把腿陷進去半尺，拔出左腳，右腳又陷了進去，棉衣通身都溼透了，但仍然各個爭先，誰也不肯落後。

五四七部二大隊五連追了一天一夜，飯也沒吃上，戰士們只要一站腳，就打瞌睡，可是誰也不願意坐下來休息一會兒，都知道晚一分鐘就會耽擱了追擊敵人的時機。剛剛到達黑魚泡一帶，迎面發現了敵人的背影，指導員喊了一聲『攆呀！』一三排兩路迂迴上去沒攆三十米達就追上了三十多個敵人，還沒顧得讓俘虜站隊的時候，前面又發現了大股敵人，指導員又帶了大家追上去。翻一嶺又一嶺，積雪有的地方沒在屁股蛋上，累得人喘不上氣來，五班宋中有脫了棉衣，穿着單衣往前追，二排副連吐了幾口血，還是拚命的跑在頭裏，大家互相激勵着：『同志們！完成黨委號召的機會可別錯過了！』『別忘了換美式裝備呀！』『記着自己的計劃啊！』激昂，雄壯的喊聲震撼了整個山谷，四百里地的急跑，把敵人像趕綿羊似的趕到一個屯裏了。馬上，指導員，五班長李占戈和二班副趙勝有，戰士梁超，四五個人把一個大院包圍起來，五班長從大門口打進一槍，撿死了敵人的一匹馬，立即開展了政治攻勢：『中央軍弟兄們，再不出來就打機槍了！』他的打草驚蛇的辦法，果然生效了，裏邊應了話：『只要不殺我們就出去，』又繼續喊了些話，告訴他們把槍放在屋裏趕快出來站隊，馬上一個緊跟一個走出來。喇！原來這麼多，足有九十多名，都舉着手，整齊地站了一長列。進屋一看，高射機槍，嶄新的美式機槍，步槍，衝鋒式……狼籍地躺了一炕，一地。大家等不得處理這羣俘虜，只留一兩個人送後去，接着又往前撞下去，一步拾一個，像撿東西一般，只把槍斃一解，告訴俘虜往後去，連押俘虜的力量都不敢『浪費』了。八班長帶領一個小組，跳進牆去，就押回來三十多，二班長王秀峰也帶領兩個人在一個獨立屋又捉回來十幾個，敵人被趕得兩天兩夜沒吃飯，沒睡覺，狼狽樣兒的，確難堪，有一個蠻子背着一枝卡賓式，司號員上去一把拉過來，他連頭都不回，每常捉住一個或一羣

俘虜的時候，他們第一句話就是：『老鄉！給我弄點飯吃！』雪地裏，河床裏，山崗上，都躺着睡得呼呼的蠻子兵，一排副衝上了一個山坡時，三十多個敵人四肢朝上，嘴裏喊着：『可別放槍呀，我們繳槍！』一片哀告聲。戰士吳慶生剛一衝上去，已經跪下了七八個作揖磕頭，各式各樣的繳槍姿勢，歷來都不多見。真是滿山捉俘虜，遍地繳槍砲。

兩天一夜，猛追一百五十餘里，把吹牛的新六軍暫六十二師追了個落花流水。猛打猛衝猛追的人民英雄出了千百個，驕傲而自豪地各處響起了勝利的歌聲。（法庫）

摘自衛報

新射手

——鋼鐵部通訊——

震天動地的砲聲停止了，部隊從東南角的突破口打進彰武城裏去。奉令在東面堵擊敵人突圍的彰武部一連一排同志，向着城東北的劉家大院運動。

這裏築有敵人堅固的據點，守敵在據點內頑抗，阻擊着一排，這時，有幾個同志已負了傷，機槍班彈藥手郭且晨，急的眼睛直冒火，恨不得一下就撲進院子裏將敵人殺盡。

部隊運動到據點南面的一列房子裏，疏散開來，機槍班長劉啓發提着輕機槍，和郭且晨進到一個五間房子的東下屋裏，排副叫他們將機槍架在北炕的窗台上，向敵人射擊。郭且晨將窗戶紙撕了一個碗口大的洞，從這裏清清楚楚看到敵人，在對面空院套裏亂竄着，離他們頂多有四十米突。他高興的想：『這真是好火力點。』

班長把機槍迅速的架在窗台上，連拉兩次打不叫，拿下去修理了。排副將一支美式步槍交給郭且晨，從子彈帶裏掏出三排子彈，槍裏還壓五粒，要他在這裏監視和射殺敵人。

郭且晨是這次從解放團剛來前方的，在蔣軍裏他是六〇砲手，使步槍，他是個外行。『不管怎樣，對着敵人打就是了。』他學定這個主意，就將槍筒伸出去對着院裏的蔣匪羣打了一槍，子彈『嘎

』的一聲從空中飛走了，窗戶微動了一下，他心想：『太高了。』又連打了幾槍，沒有打着一個，敵人跑散了。

他於是將注意力都集中到槍上來了。摸摸標尺，看看高粱米粒似的圓形缺口，看看準星尖……腦子裏突然閃起一縷光亮，他想到剛被抓到蔣軍裏時，用中正式步槍操練過幾天，也聽到那邊當官的講過『三點合一綫』的瞄準法。

對面院子裏用過兩顆手榴彈，在窗戶外面爆炸了。

他心緊張的一跳，立即將身體貼緊窗戶左邊的牆上，槍筒擱在窗格上，左手托住槍身，右手握着槍把，槍托緊緊的壓在右肩上，閉起左眼。

他看到了在院牆東北角上，站着似敵人，從槍眼裏向外打槍，郭且辰將視綫從缺口準星尖與敵人腰部瞄成水平綫，屏住氣。

『乒！』一聲，那個蔣匪四蹄朝天的倒下去了，步槍摔得老遠。接着從南面冒出來一個傢伙，來拖這個受傷的，他又準確的射去一彈，那傢伙動也沒動的倒下去了。接着他又在院子北牆上打死了一個。

敵人的機槍手榴彈，一陣緊似一陣的向外射擊着，他端着槍聚精會神的觀察着，惟恐敵人突圍。在院裏東邊的糞堆上，他看到一個戴大帽花的匪官，露着半截身子，不時的擺動着右手，在指揮向外射擊。

他看到這個可惡的影子，仇恨驅使他迅速的去勾動板機，那敵官就應聲栽倒在糞堆上。

一會，排副來了，他把射擊的情形報告他。排副將子彈帶解給他說：『你好好看住敵人，不讓他出來。』又打了十幾發子彈，他清楚的記得是斃傷了八個敵人。城裏的槍聲沒有先前緊了，這時副連長走進來了，他親眼看到這個新射手的四顆子彈射中了三個敵人，以興奮的口吻說：『你好好打，給你立大功。』在郭旦晨打擊下，敵人縮進地堡裏，再也不敢射擊了。兄弟部隊上來了，順利地從北面炸開缺口，解決了這批蔣匪。（彰武）

砲轟彰武

李偉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軍對瀋陽西北一百八十里的敵重要據點彰武城完成了包圍，到二十七日夜，城週所有制高點都已入我軍之手，南關敵人陣地也被我佔領了。

我人民砲兵在冰天雪地中連續急行軍趕到彰武城下，緊接着以一天兩夜的時間，戰勝水寒地凍的困難，構築好陣地工事，測定了射擊諸元，完成了所有的攻城準備。於二十七日午夜進入陣地。巨大的砲口，隱蔽地怒視着那個方圓僅二里許的土城。蔣匪會耗費了居民和士兵無法計量的血汗勞力，修補了一丈多高的土城，挖好一丈多寬的外壕，埋上鹿砦，盤上鐵絲網。四個城角裏外修築了碉堡和地堡，城牆上到處挖了槍眼，城內外街道上，房頂上佈滿了大小地堡和各種掩體——這個城防，加上蔣匪一個正規師的兵力守備，不算不強固了。

二十八日清晨，霧氣把城牆籠罩了。直到七點鐘，城垣才隱約看得見。我砲兵在三個方向上（主攻、助攻和箝制方向）開始向敵陣試射了。當時攻城突擊部隊已進到離突破口不到二百公尺的地方，我砲試射時必須嚴格掌握射向和距離，以便恰中城垣而且不誤傷自己的步兵。當試射彈超越城牆時，步兵同志們叫着：『打遠了，再近點兒！』接着砲彈便在城跟前爆炸了，大家都替衝鋒部隊揜着一把

汗；但是，鮮明的紅色識別旗在危險界上飄揚着，我砲準確地在目標範圍以內校正着射彈。許多大砲在頭二發甚至頭一發試射彈時就命中城牆。步兵鼓着巴掌。不久以前還在向我方陣地零碎胡亂發射的敵山砲已被鎮壓得沒有聲息了。

上午九點鐘，霧氣消散，彰武城暴露於陽光之下，天空中出現了三架前來助戰的蔣機。然而，就在此時，我砲效力射突然猛烈地開始了。立刻，震耳欲聾的吼聲淹沒了一切，我砲兵羣以每分鐘二百多發重大的砲彈投向城垣，全城瀰漫在濃厚的烟火中，十數分鐘之後，東南角城牆上出現了兩處缺口，礮堡被打平了。九點二十分，我步兵發起衝鋒，沒阻攔地進入突破口。同時我砲延伸射程，向貼進東面和北面城垣內的敵陣散佈射擊。九點四十分鐘，城西北角上我步兵另一『尖刀』也順着兩處缺口突入城內，兩路大軍把城內敵人切成數塊，敵人完全喪失了抵抗力。我砲射擊停止，成羣的俘虜却開始從缺口向外押送了。到正午，城內敵人基本上被肅清。兩突破口附近的礮堡、地堡羣、兵房都被打得稀爛，敵人山砲肚皮朝天，敵屍狼籍，天空中數架蔣機像老鴉一樣焦急地盤旋着，然而已無濟於事了。

下午，被拋棄在東關的一營敵人被迫放下武器，城西北角敵師部也被最後解決。彰武城重入人民之手，蔣匪七十九師在第二次被殲中無一漏網。（彰武）

忘我

離敵人只有一里多地，大砲轟隆隆直響。

五里介一座被砲彈打垮了的房子後邊，躺着一個傷員。衛生員王禹門跪在他旁邊，剪着他腿上被血浸透了的棉褲，衛生班長扶着傷員的腿。「轟隆」一聲，一顆砲彈又落在那被打垮了的房頂上，木片、磚塊在飛，塵土落了他一身。他扭了扭頭，用鼻子哼了一下。慢慢的擦去了傷員臉上的土，照常的剪着棉褲。

「轟」一聲，他只聽着響了一下，再什麼也不知道了。一股濃烟和塵土掩住了他們。王禹門拿着剪子，隨着響聲倒在傷員身旁。耳朵嗡嗡的響，眼裏冒着無數的黑圈，昏沉沉倒在血泊裏。

不知過了多大一會，他清醒了。是睡在一個彈坑旁邊——那個砲彈爆炸的地方，離他僅僅才二步遠。身上壓了一層土，臉上好像熱糊糊的。他一摸，滿手紅。麥子大的一塊彈皮，蹦進了他肩膀上，血從腦蓋流到下巴。他沒理，也沒哼氣。慢慢的爬起來，看着垮了的房子在打轉轉，那幾顆樹在打轉轉，身邊的傷員在打轉轉……他扭頭看到班長倒在身後邊，腿上的血直冒。他忘了自己的傷，急忙給班長包紮。

班長說：『王禹門，你不要管我，你看你頭上負了傷，血還在流。快包紮一下。』他看到班長嘴唇在動，但不知他說些什麼？

王禹門說：『班長，你不要動，我給你包紮，血馬上就會止住的。』班長看到王禹門嘴唇在動，也不知說些什麼？

王禹門又爬到傷員身邊，砲聲轟隆隆的響着。子溜子嗖嗖的飛着，白色的繃帶照常的在他手上翻動，傷員低沉的呻吟着。王禹門頭上的血，一滴一滴的滴到傷員的褲子上，和傷員的血流在一起。

担架把傷員抬走了。他正準備再上去搶救，只覺大腿上一陣疼痛就起不來了。把褲子解開，褲襠被血染紅了。小便的上邊，蹣進了像瓜子一樣大的一塊彈皮。他咬着牙把彈皮拔出來。

當晚行軍九十里，他和平常一樣跟上隊伍走。所長接二連三的叫他坐車，他怎麼也不坐。他說：『沒關係，這點點算啥？車留給重傷同志坐吧。』

這是師的特等模範工作者——王禹門同志的一件平常故事。

稿東北日報